

流年记

冬日找乐

于心亮

我帮父亲拉锯，吱嘎、吱嘎锯葫芦，锯开的葫芦一分为二，就变成了葫芦瓢。我抱着大大小小的葫芦瓢送到平房上风干，看见头顶一行大雁“哦啊，哦啊”叫着飞向远方。父亲手搭眼罩也仰着脸看，很沉醉地说：“这是第九群雁了……这是今年我看到的第九群大雁！”

此刻田里的活儿都收拾完，颗粒归仓。父亲就每天去赶集，卖花生米、高粱米、大黄米、小黄米、地瓜干、丝瓜络、黄豆、黑豆、绿豆、菠菜、香菜、窖白菜……父亲说：“秋天雨水多，大白菜都涝得不像样，你瞅瞅满集哪有棵好白菜？就我卖的还行，菜心老硬了！”

父亲赶集回来，三轮车上各样袋子有鼓的、有瘪的，父亲就掀开大大小小的缸罐瓦盆，拿着葫芦瓢从里面舀一些米面再填补上，然后洗把脸，开心上炕吃饭。吃饱喝足在炕头上一仰歪，粗腔老嗓的呼噜就响起来了……两袋烟的工夫，父亲醒来，跳下炕，又走了。

父亲回来，手里竟然捧着一只猫头鹰。我问父亲在哪儿抓的？父亲说：“抓？这是我在丝网上救下来的，赶快准备药，未见受伤了么？”我忙拿棉棒蘸碘酒给猫头鹰涂伤口。涂完了，父亲瞪眼问我：“完了？”我说：“完了。”父亲说：“我手背上的伤……你没看见？”

我一瞧，还真是。父亲手背有道口子，也在流血呢。我说：“你这怎么弄的？”父亲说：“让这家伙给啄的，我瞧它缠在丝网上，去救它，它就啄我，这家伙的嘴锋快，你瞧瞧，跟小弯刀似的，啧啧！”

我拉开冰箱找肉打算去喂食，父亲说：“到肉食店割点鲜肉去！”

母亲拿着针线活串门回家来，黄狗也尾随而至，一进门朝着猫头鹰就咬。父亲说：“狗鼻子尖，的确是，你还没瞅见狗就闻见了。”母亲说：“抓个什么鸟不好，偏抓个咕咕猫(猫头鹰)回来，你们也不嫌晦气。”我说：“这是益鸟，抓耗子。”父亲也帮腔：“妇人之见！”

父亲把肉切成条，用筷子挟着去喂猫头鹰，喂了几口就鬼祟地跟我妈说：“这家伙的脑袋能扭180度，我让它扭给你看看哈……”父亲挟着肉引逗猫头鹰去转脖子，挨了我妈一顿叱：“你几岁了？还跟个小孩儿似的，你也不怕咱儿子笑话！”我说：“我聋，听不见。”

父亲抄起手机打电话：“铁蛋，我跟你说，你挂那个破网不好啊……防鸦雀啄苹果？苹果都下稍了，你还防的哪门子鸦雀！今儿，我在上头救了个国家保护动物……嘿嘿，我偏不跟你说，急死你！”放下电话，父亲吩咐我：“打开街门，过会儿你二叔就来了。”

果然邻居二叔呼通呼通跑来了：“弄个啥玩意，我瞅瞅。”父亲得意地搬出大铁笼子，让二叔好好开开眼。二叔说：“咱在农村混大半辈子了，这是头一次瞅见了活物，你喂它了没？”父亲得意地说：“还能不喂？这家伙脖子能转180度，你说它脖子怎么长的？”

二叔戴上老花镜仔细瞅：“猫头鹰，当初这谁起的名儿，真形象，你瞅它两只眼，溜圆，还会眨巴。”父亲说：“你离它远

点，免得叨你一口，你瞧瞧我手背上的口子……对了，还说你挂的那张破网，下完了苹果不赶紧扯了么？”二叔说：“真忘了，光顾着卖苹果了。”

父亲揶揄二叔钻钱眼去了。二叔揶揄父亲去赶集也钻钱眼去了，这只猫头鹰要是去集上卖，最起码卖200块。父亲鄙夷二叔：“我不是说你，你的觉悟就是低，这是国家重点保护动物，是咱们劳动人民的好帮手，换成是你，你忍心去伤害？还卖，你怎么想的！”

母亲撇着嘴说：“忘记你以前怎么吹的？冬天晚上拿手灯照着去打树上的家雀，一晚上能打好几十……”父亲脸色就黯淡了，跟二叔说：“你说当初，咱们怎么下得了那个手呢？”二叔说：“那时候穷的呗，逮啥吃啥，也没个怜悯……”

我去平房上把白天晒好的瓢拿进屋。父亲让二叔挑几个回去。二叔说：“你不拿去集上卖了？”父亲说：“我赶集能卖个钱就卖个，不能卖也没什么，就是凑热闹，找个乐罢了……对了，白天我看见空中又过去一群大雁，这是第九群了。”二叔说：“我瞅见十群雁。”

我躺下感觉快要睡着了，听见父亲悄悄来喊我：“睡了没？”我迷迷糊糊说：“没睡，咋啦？”父亲说：“猫头鹰的眼珠子，晚上果然亮，跟俩小灯泡似的，你要不要过来瞅瞅？”我说：“瞅啥呀，你咋还不睡觉呢？”父亲说：“我这不在观察猫头鹰怎么抓耗子吗？”

母亲说：“家里没耗子，你带着猫头鹰到外头找去吧。”

父亲的冬夜 (外一首)

蔡同伟

为黄牛备足草料
给黑狗解开套绳
往炕洞填上柴禾
帮老伴侍弄腰痛
父亲把堆在身边的营生
拾掇得干干净净
不知不觉
已经到三更
老人家将疲劳装进烟锅
吧嗒出惬意和轻松
这才跃上土炕
享受柴火的热情

谁家孩子的哭喊
刺破了夜的寂静
嘘
小点声
可别惊扰父亲的好梦

冬闲时节

平日里
乡亲各自忙于生计
很少大段时间
凑到一块扯东拉西
只有到了冬闲时节
才一身轻松相聚
喝着喷香的茶水儿
磕着爽口的瓜子儿
热炕头上
唠那些开心不开心的话题
叙你的果园收成
谈我的庄稼长势
道合作社分的红利
夸张家的闺女孝顺
赞李家的儿子出息
推心置腹的交流
实实在在的话语
拉不完的呱儿
密切着彼此的关系
知心的话儿
暖乎乎淳朴的友谊

腊梅

康勤修

或许它该开在驿外断桥边
有疏影横斜的样子
或许它该伴着结冰的小溪
透明的冰，稀疏的梅
和着冷风一起凝固成永恒

此刻一丝暗香浮动
在远处凝聚成一道彩虹
一端系着远处层叠的山峦
另一端则温柔地牵着苗圃
和那斑驳疏离的木栅栏

初雪映墨

紫苏

晨起，拉开窗帘，呀，下雪了？是初雪！薄薄的，盈盈的，像因风而起的柳絮。院子里的绣球丛，托着蓬松的雪，碧绿的叶色从雪绒间透出来，绿得鲜亮也绿得温柔。玫瑰和月季也覆盖了雪，随风轻轻摇曳着身姿。空气冷冽而清润，每一片雪花都落得从容，把整个世界装扮成一个童话的王国。

这样的清晨，最适合与笔墨相伴。回到案前，雪光已漫进窗子，铺开一片柔和的清辉。润笔，展卷，研墨。松烟在砚池里徐徐化开，淡淡墨香清浅如缕，与窗外透进来的雪气，同在晨光里交融。

墨入纸时，忽然发现今日的笔似乎格外丝滑，孙过庭笔下“鸿飞兽骇”的奔放，此刻有了雪花飞舞的轻盈。原来，墨色映雪，才最是初雪临帖之美好呀，古意流淌间，静动有殊。

雪落无声，却最易唤醒心底的温柔。笔锋游走间，恍若回到昔年。那年初雪，你迢迢地赶来，我们一起在学校门前踏雪。长长的陡峭的青石台阶前，新雪初覆。你忽然停住脚步，目光亮晶晶地看向我：“我敢从这里滑下去，你信不信？”我回一句：“不要，太危险了！”话音

刚落，你已转身滑下，青石阶上的雪花飞溅如星，在我眼前绽开细碎的光。我顿时心悬在喉，目光惊诧。你却已从下面探出头来，发梢沾着雪花，笑容比雪光更亮：“没事的！胆小鬼。”那眼神，坚定而执着，自信又洒脱！少年的无畏，带着几分青涩，那是最美的时光啊！

你转身时扬起的衣角，在雪光里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成了我心头永远的感念，如今再想起，依然有几分心惊胆颤，如同此刻笔下“惊蛇入草”的笔锋暗悬；彼时你睫上轻沾的雪珠，像极了墨色入宣时，那自然洒开的光晕，带着那个冬天特有的清冽灿烂，也带着少年莽撞的真诚和温暖。

那年，你同初雪一起来到我身边，从此，每个飘雪的日子，都成了回忆满溢的节日。而今，雪在飘，墨在走，我在写，而你，也在记忆里永远明媚，永远无畏。

原来，有些画面，可能会短暂忘记，却从没有在记忆里丢失。那些珍存心底的小美好，总会用在特定的季节里，从心底悄然生起，像山间不起眼的苔藓，或许偶尔会被忽略，却依然青葱翠绿。

雪天的少年，明亮的瞬间，皆是时光

予我最深情的馈赠，下雪的初晨，年少的往事，终成嘴角淡淡的一抹微笑，凝成记忆里那一枚深红的朱砂。

原来，我喜欢雪，不仅仅是因为雪，还因为那年那月，有一个特别的你，落在了初雪的光阴里。从此，每个落雪的日子里，都令我心生欢喜，也让我在雪光里，再次遇见，那个让初雪都变得特别“特别”的一个你。

原来，刹那的美好，真的可以永恒，原来，最深的怀念，还可以如此不动声色。原来，我们都曾被岁月温柔呵护过，都曾被青春真挚照亮过。并且，这光芒，足以温暖往后余生，所有的凛冬。

搁笔，起身，晨光正漫过最后一列字，墨色将干未干，泛着微润的光泽。窗外的雪还在落，细细的，密密的，把这美好的初晨，拉得好长好长。

我双手合十，对着窗外纷扬的雪花低喃：愿今日的我们，都能如雪花般自由轻盈，在各自的天空里，绽放出最真的模样，不负生命里每一场洁白的奔赴。

墨色映雪，人间承瑞。氤氲墨香里，少年的执着，眼神里的明媚，初雪记得，墨色记得，我，也记得……